

发现  世界
Re-Discov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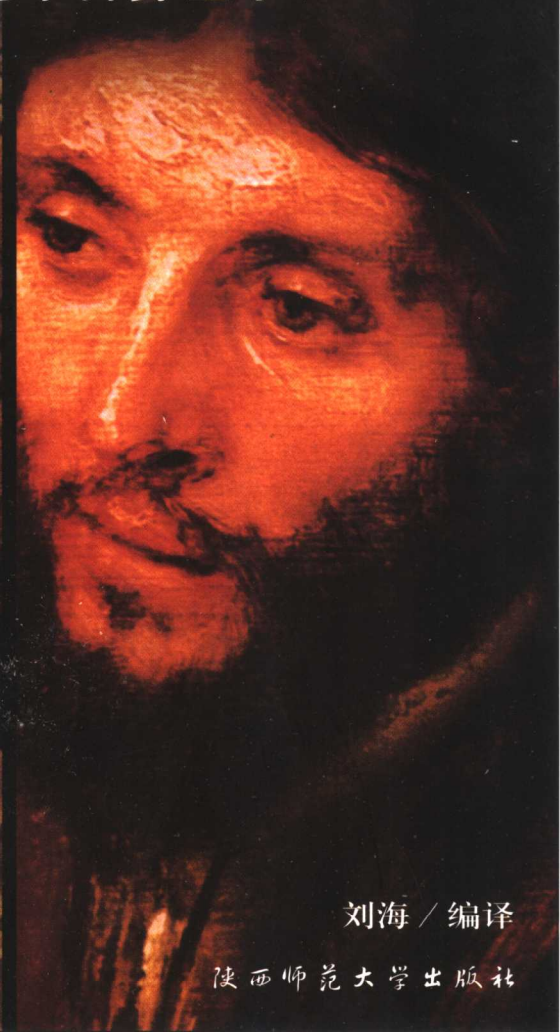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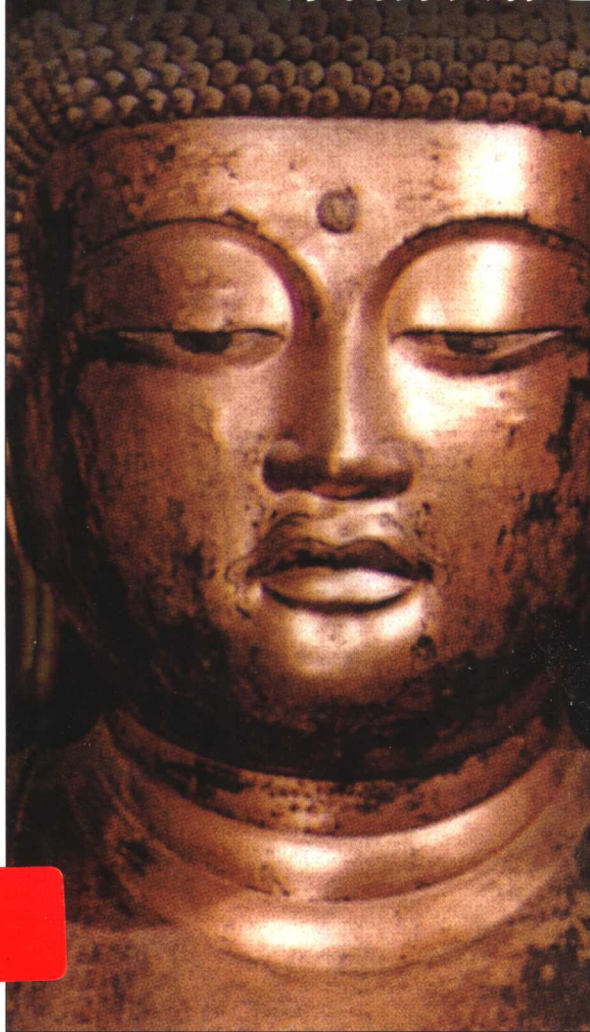
全彩插图珍藏本

千古罕有的奇异相逢

穿越时空两千年之后，
东西方两位伟大灵性人物邂逅，会发生怎样的奇迹？

当佛陀遇上基督

东西方人像艺术博弈全录



刘海 / 编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佛陀遇上基督 / 刘海编译.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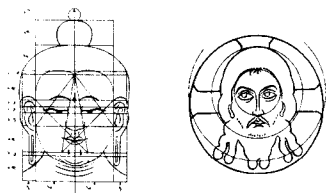
ISBN 7-5613-3593-8

I. 当... II. 刘... III. 肖像画—对比研究—

东方国家、西方国家 IV. J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4368 号

图书代号: SK6N0583



发现世界TM

丛书主编 / 黄利

监制 / 万夏

项目创意 / 设计制作 / 紫圖圖書 ZIT[®]

特约图文编辑 / 朱雅丽

当佛陀遇上基督

刘海 / 编译

责任编辑 / 周宏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 16 字数 / 120 千字

书号 / ISBN 7-5613-3593-8/J · 73

定价 / 68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珍藏本

200 幅来自世界各地的传世肖像精品

讲述一次

亘古罕见的奇异相逢

当佛陀遇上基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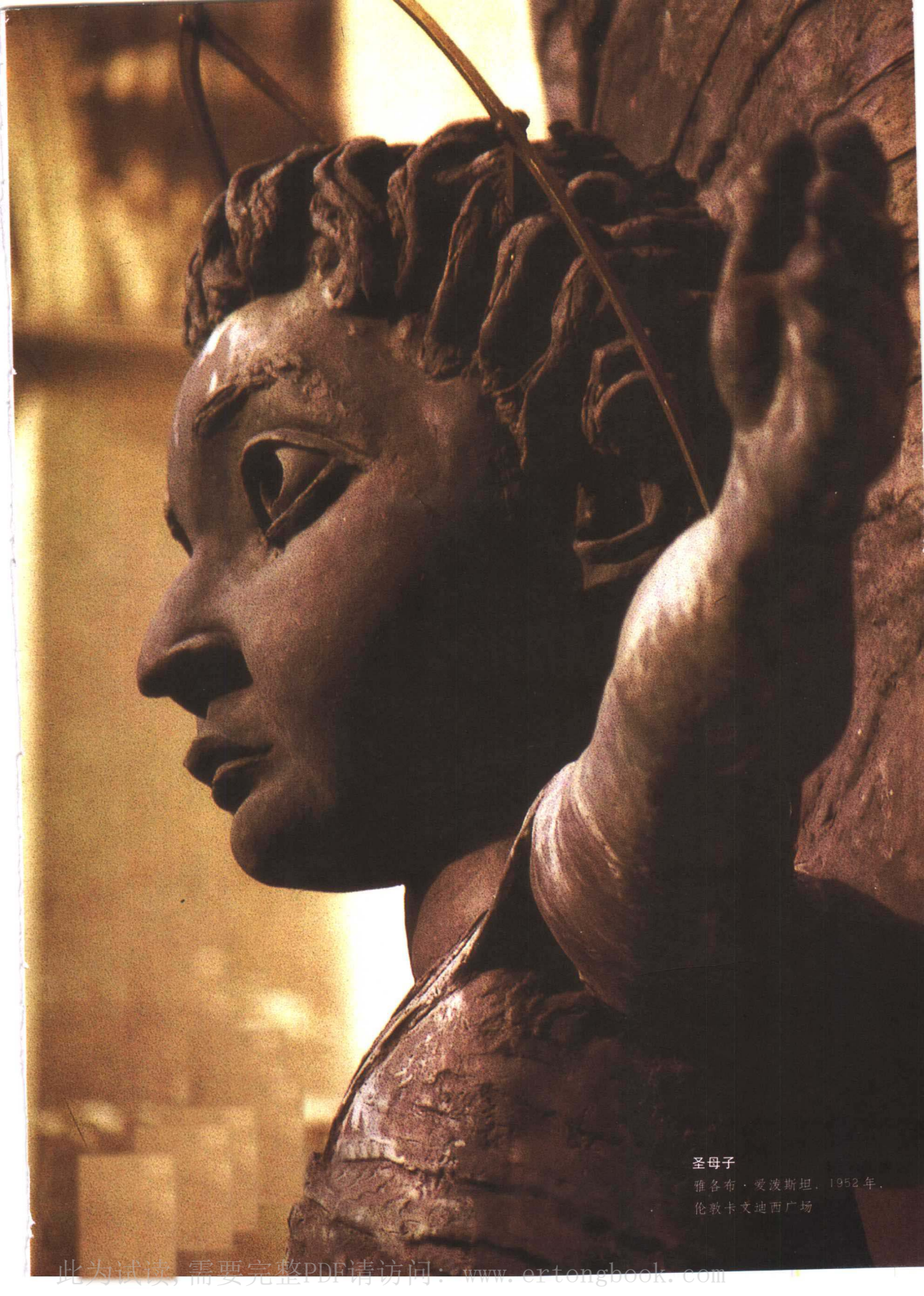
刘海 / 编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阿弥陀如来坐像
建于1253 高德院
日本鎌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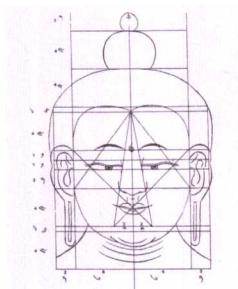
圣母子

雅各布·爱泼斯坦，1952年，
伦敦卡文迪西广场



弥勒佛

作于公元7世纪，朝鲜
现藏韩国国立博物馆，汉城



佛陀的头模

20世纪，中国西藏



大日如来——盛唐时期佛像

公元676年，龙门，中国



萨尔纳特佛陀坐像

作于公元475—485年
萨尔纳特，印度

目录

深刻的差异 惊人的相似 / 8

序：东方与西方的主 / 11

上篇 形式的樊笼

1. 佛陀乔达摩与基督耶稣的生平 / 19

历史事实 / 19

道成肉身的故事 / 25

最后的形象：大彻大悟者和十字架上的牺牲 / 33

2. 化身之迷 / 47

佛陀之身与基督之性 / 47

“佛母”与“圣母” / 52

神圣之爱 / 63

3. 圣之像 / 71

“所有佛法皆在此脸” / 71

乔达摩和耶稣长什么样？ / 72

奇迹之像 / 75

艺术、圣像、偶像 / 83

造像 / 86

佛像：吉相、姿态、手势、体积 / 90

基督像：比例、象征物、手势 / 97

叙事场面 / 99

我们看见自身 / 100

4. 像之威胁 / 105

早期教会及东正教的危机 / 105

天主教堂的“辉煌之壁”与新教会堂的“美丽的白” / 111

“遇佛杀佛” / 120



5. 复活的象征物 /123

光，圆，树 /124

巨大、多重的佛陀及莲花与金刚之佛陀 /140

面包、葡萄酒、鱼、羔羊与牧羊人 /146

佛陀之塔和基督的十字架 /156

下篇 像之演化

6. 早期佛陀像与基督像 /163

古希腊风格的佛陀和基督形象 /164

印度佛陀和闪族基督 /170

7. “传遍世界” /175

笈多佛陀与拜占廷基督 /175

中国和日本佛像及欧洲基督像 /184

中世纪晚期基督像 /195

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与现代基督 /199

斯里兰卡、东南亚佛像，

密宗、禅宗及西方佛像 /207

北非、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凯尔特、莫扎拉布及

20 世纪的基督 /224

第一印象 /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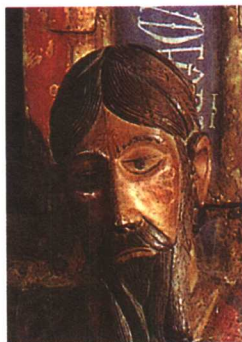
8. 抽象与表现的局限 /239

演员与曼荼罗 /239

“上帝！形式究竟何用？” /250

注释 /252

中西文专用名词对照表 /254



十字架

作于 12 世纪，西班牙科罗拉
现藏加泰罗尼亚艺术博物馆
巴塞罗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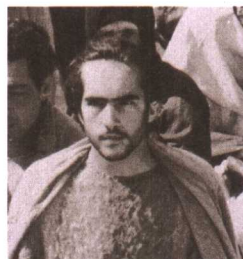
基督的头模

15 世纪，诺夫哥罗德
俄罗斯



基督全能之主

作于 12 世纪
西法鲁大教堂，西西里



《马太福音》剧照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执导
1964 年，意大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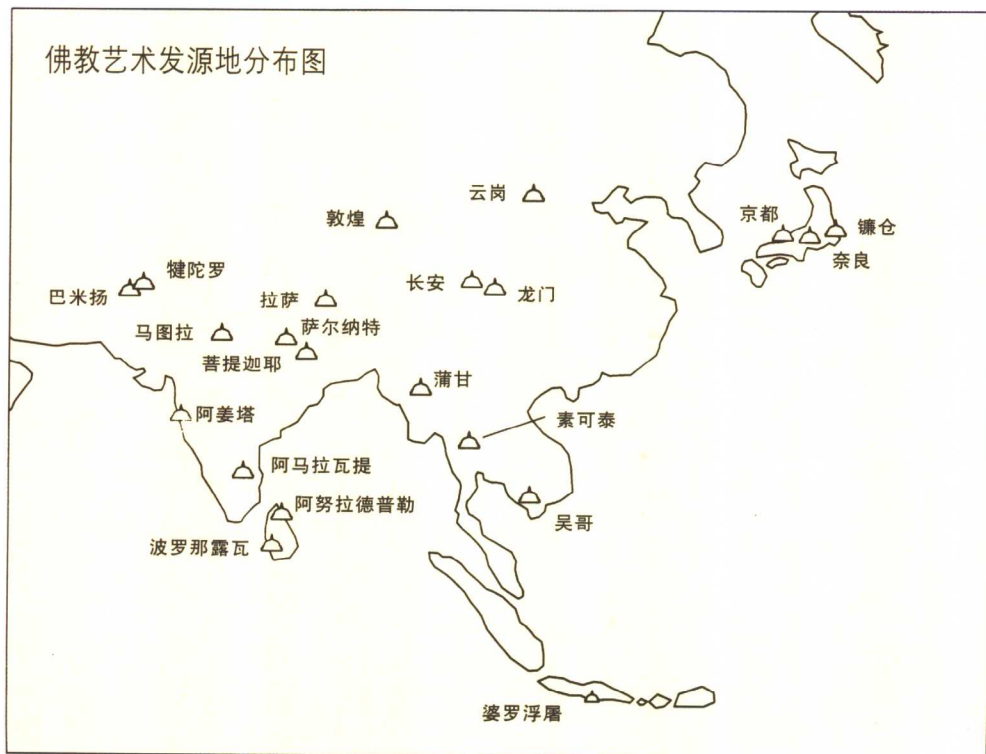




基督教艺术发源地分布图



佛教艺术发源地分布图





深刻的差异 惊人的相似

人类是创造图像的唯一动物。如今，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我们已使形形色色的各类图像遍及于世。但迄今为止，在人类创作出的所有形象中，基督像和佛陀像依旧是最有力、最触动人心的两大类型。即便在这个号称科技昌盛的时代，基督和佛陀仍继续在玄学、社会问题及个人精神方面，对这个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群产生着巨大影响。

基督和佛陀作为各自宗教信仰的创立者，他们不仅亲自传下圣经，以躬躬践行为信徒们树立获得拯救的典范，而且其道成肉身的形象在其信徒眼里同样具有无比的实在性。

基督教和佛教是对人类历史产生过关键性影响的两大宗教。如今，这个世界由于技术进步而变得日益全球化，旧的东方和西方逐渐不复存在，只有我们所在之地和我们所在之外之地，而基督和佛陀共同成为了人类精神遗产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不管我们是基督徒，佛教徒，或两者皆是，或两者都不是，我们必会感到一种日渐滋长的需要，促使我们去对彼此的信仰作至少最基本的理解。这不仅因为我们必须在同一个世界和谐共存，而且对另一种信仰的洞察，也给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自身的信仰提供了机会。

本书特此将基督和佛陀的形象置于同卷。视觉形象不仅能在瞬间表现信仰体验，并且它们还能比文字更清晰与完整地传达宗教意义。从此种意义上说，基督和佛陀的形象正是对我们发出的邀请，让我们进入两大信仰的中心地带，感受两位伟大个体身上蕴涵的宇宙真理。通过将两位导师的形象并列，我们能在洞察其深刻差异的同时，发现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

当这些形象作为艺术作品时，它们自有其内在的价值。每件艺术品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通过自身的眼光描绘一个与自身相融无间的世界。虽然一些基督和佛陀像本身并无美学价值，可同样存在许多技艺娴熟洞见深刻的圣像，足以跻身任何重要艺术作品目录。

也许当我们并不了然其意义时，我们也会对这些基督和佛陀像产生直觉的回应。我们当然可以不去了解基督和佛陀的生平。可要真正理解这些形象在信仰和艺术方面的深度，则要求我们在其信仰的文化背景中，探索其意



义。因此，本书介绍了一些与之相关的历史、神话、教义以及象征与风格的固有模式，为的是让我们能更好欣赏这些形象所传达的文所不逮的意义。

达致整体的洗练需要在简化和概括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相应的，本书中的每一副图片都意味着一系列可资选择的替代品。必须说明一点，本书既非争鸣，也非作品细目表，它从根本上只是一种追思。基督和佛陀的形象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原型——即象征宇宙的那个个体。因此，本书正是邀请观者和读者一起来体味此普遍原型是如何在不同地域以不同方式流变的。

无疑，本书所选的每一副图片都是赞美与颂扬，以基督和佛陀脸上细致入微的表情，以他俩千变万化的形态，更经常的，是以震撼人心之美。对于读者来说，阅读这些图像所产生的感受必将如所有真实的信仰与美学体验一样，最终回荡于我们的个人生活之中，并对我们日常的行为与抉择产生有益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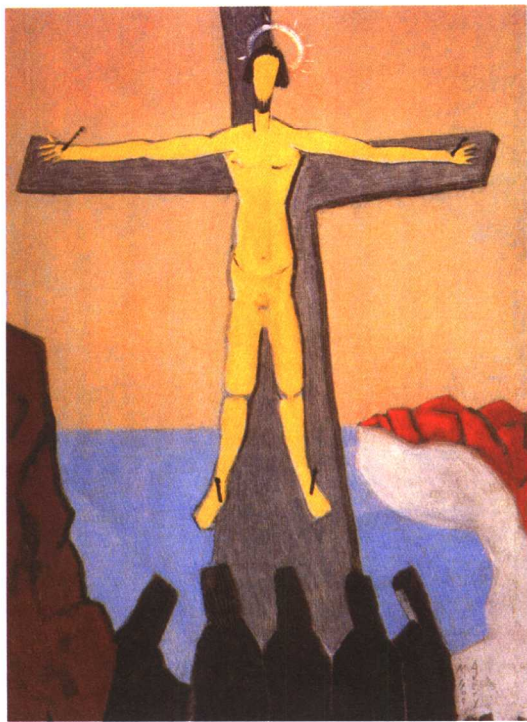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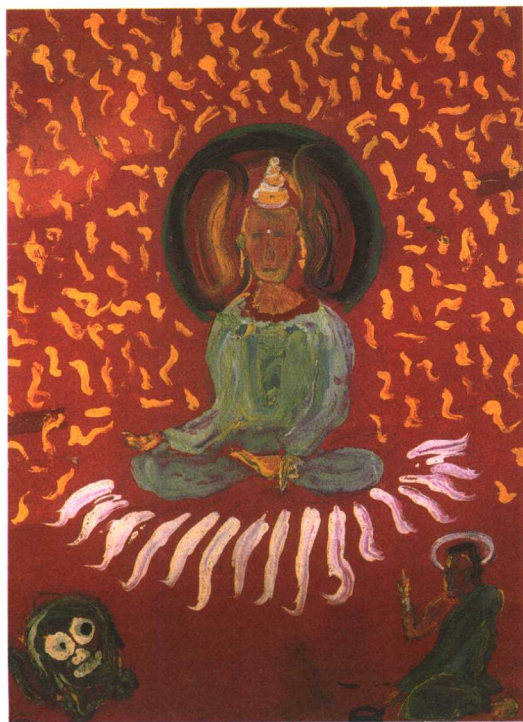
为了方便，每一幅图像编者都以基督纪年作了时间的标定。对于此种如今被广泛采用的方式，佛陀必定笑而不语。只有他了解尘世无人知晓基督何时诞生。而对佛陀来说，何时并不重要。

（下左图）佛陀

油画，杰克·克鲁克，
1956—1960年。

（下右图）在十字架上

油画，弥尔顿·艾弗里，
1945年，私人收藏。







序

西方与东方的主

他确实是主……那欢喜的佛，整个世界的知晓者。灵性未开的人类的伟大驭者，所有人和神的导师。

——《中阿含经》(Majjhima Nikaya)

普世欢腾，救主降临！

全地接他为王，万心为主，预备地方，

宇宙万物歌唱，宇宙万物歌唱。

——《普世欢腾》以撒华滋

佛陀和基督熟知对方。

——Kobori Sohaku¹

第一眼，当目光越过院墙看见他的头顶时，我们便震惊了。然后转过拐角，我们远远凝望着大佛。愈是走近，他的身形愈显巨大。他那肃穆的宝相在完美的宁静中向我们慢慢展开，打坐的姿态中流露出无上的庄严。他屏息敛眉，看向自身，而非看向我们。他已在此地，在日本神奈川县的镰仓，冥思与再生了七百多年。自五百年前的一场台风卷走围栏和大殿，他裸露的伟大胸膛便一直经受着风吹雨淋与世事变幻。

在他永恒静穆的笼罩下，有朋友，家人，旅行团在乱纷纷地拍照留念。嬉笑的儿童围着他追逐来去。许多人一边沐浴阳光，一边大吃大嚼。售卖纪念品的小摊前，生意红火异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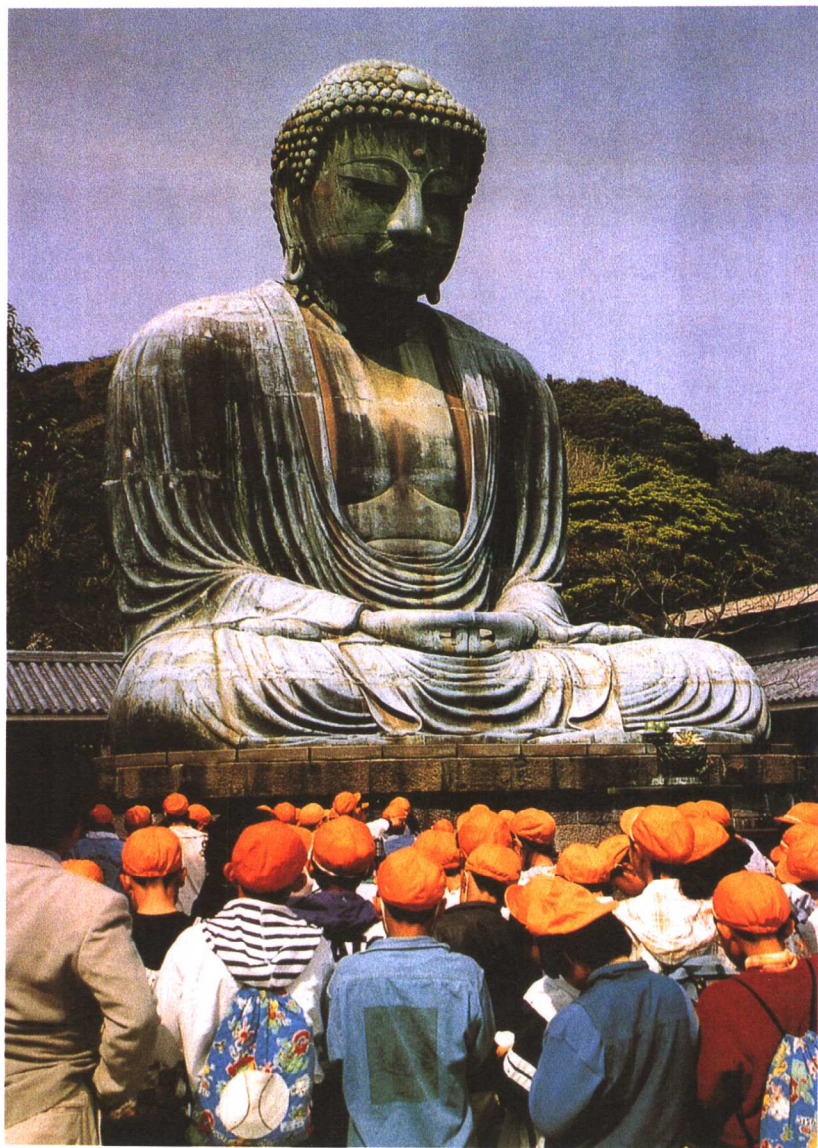
我们是在哪儿，游乐场吗？

不过，将我们引到此处的巨大佛像显然洞悉这一切。他那自信表情似乎在说，眼前的欢笑无非过眼云烟。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伤感，只有对虚妄尘世的断念。

我们排在几个大人和许多儿童的身后，没等太长时间，便进到他洞穴式的体内。孩子们的尖叫声在金属构建的空间回荡。我们沿蜿蜒的阶梯，最终上到一个平台。人们在此向位于几英尺外一个壁架之上的小佛

(左页左图) 基督之脸
被音乐天使环绕的基督局部。油画，汉斯·梅姆灵，1487—1490年。

(左页右图) 佛陀之脸
雕塑，大城府，泰国。



镰仓大佛

建于1253年，高德院，
日本镰仓。

像投掷硬币。这位佛中之佛朝着与大佛完全相反的方向，仿佛要与之游离。大多数掷出的硬币都叮当响着，滚到下面的阶梯和人们身上。可小佛像依然笑容可掬，充分享受着寥寥几枚能恰好掷到身上的钱币。

越过喧闹拥挤的人群，我们看见一块小告示牌写着：

不拘来人是谁，持何信仰，一旦进入此雕像，请谨记此为如来大佛。他庄严之躯只容膜拜，不许污染。

告示以英文书写，此时唯一认得的人可能只有我了。

我曾经向这个最西化的亚洲国家的几位佛教徒打听过，是否此间也



圣母子

雅各布·爱泼斯坦，
1952年，伦敦卡文迪西
广场。

有像摇滚歌剧《基督耶稣超级巨星》一类的表现佛陀的东西，好比“释迦牟尼超级巨星”？回答是：绝对没有。佛陀太古老太传统了，这样的东西肯定不会出现。

从镰仓大佛的体内出来，站在明亮的阳光下，我已经不太确信了。伟大的佛陀，超级巨星，你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吗？

与此同时，在半个地球之外的伦敦，人们匆匆行走于卡文迪西广场的北侧。这里只有几座办公楼，没有一家店铺，并非逛街散步的场所。从此处扭头向上望去，在连接两幢大楼的天桥走廊上，挂着一座圣母子雕像。



耶稣向前直直地凝视远处，他母亲的目光则越过他的身体，俯视着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他手臂完全展开，使其身体成为他死亡的象征。圣母的手臂向下伸出，以一种不同凡响的方式托起她的儿子。他们被拉长的巨大身体上，点缀着逼真的雕饰。紧缠纠结的衣饰暴露出耶稣的身体，沉重的披衣放大了圣母的形象。只有他们细细的金色光晕闪耀在整块的黑铅十字架底座和一片白墙之上。

当阳光笔直射向雕像时，圣母与圣子交缠的前臂会在墙上落下一道影子。他们的手伸向我们，表达着欢迎与允诺之意。可他们赤裸的双脚悬于空中，又看似那么脆弱无助。他们高高在上，仿佛不带任何助力地漂浮于空中，显出绝对的孤独。我们无法靠近他们，人们只是穿过他们脚下，走进一家福利医院的入口。

该雕像的作者雅各布·爱泼斯坦曾说道，“我的所有作品中，从未有过像雕塑《圣母子》一般受到如此众多的各方赞誉的。”²而几个街区之外，就在圣母子雕像被挂上天桥19年之后，《基督耶稣超级巨星》的首演遭到普遍的恶评。可它连演了8年，打破了所有的音乐剧票房纪录。

日本镰仓大佛脚下的喜庆气氛和耶稣成为“超级巨星”都在意示着佛陀和基督对于当代流行文化的巨大影响，而镰仓大佛像和卡文迪西广场的基督像本身则是两者的教化与允诺继续存在的证据。

在其影响力正臻高峰的数世纪之前，基督和佛陀皆各自声称拥有超过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追随者。也许我们现在仍说“天主教爱尔兰”和“佛教缅甸”一类的词语，可准确地讲，两者在今天的都市化社会里更多地是发挥一种名义上的影响。比如人们在星期天上午高尔夫球场挥杆后赶去参加对“基督耶稣”的礼拜。比如我问一个日本学生他是否是佛教徒，他回答说：“我是佛教徒，但我从不与宗教扯上太多的关系。”

不过，对成千上万的佛教徒和基督徒来说，佛陀和基督依旧只作为主而存在。他们引出人们对于终极世界的关怀。我佛如来与我主基督一直都在寻求每一个人的忠顺：

佛说：现在去吧，为了普渡众生而云游，出于对尘世的怜悯，为了神与人的幸福。

基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³

基督和佛陀都出生于一个异教环境里，后来创立了自己的普世信仰。耶稣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出生、成长、最终身死，乔达摩是在一个后来被通称为“印度教”的环境里长大。“犹太人”和“印度人”原指来自特定地理区域的人：古巴勒斯坦南部犹太王国的人们和在靠近印度次大陆西部的印度河流域居住的人们。



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的追随者乃是新的以色列人（即把自己视为上帝所选择的基督教徒）。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说，《希伯来圣经》（即《旧约圣经》，原为犹太教经典）便已指出了基督。

虽然佛陀讲：“我看见古老的法，那正是我遵循的道路”，其意更多指的是与前劫（佛教时间，一劫相当于13亿4千万年？）中的佛的一致性，而非指继承某个特定信仰传统。但正是印度的神祇，蛇王和树精在护卫和膜拜他。

犹太教将耶稣视为另一位先知，印度教认为佛陀是毗湿奴的第9世化身。不过，基督教和佛教事实上都在其最初滋生的土地上绝灭了。前者是在其产生后不久，后者是在其产生大约7个世纪之后。

佛陀和基督从根本上是超国家的，并且易于受到统治者的膜拜。两者都出生在充斥着政治和宗教狂热之地，并在2到3个世纪后，各自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统治者的皈依。虽然信仰他们的人在帝国总人口中只占少数，但他们都成为了在帝国中发挥稳定性作用的力量。印度阿育王和罗马皇帝康士坦丁都曾集中帝国各地的宗教领袖召开旨在建立统一信仰的理事会，可都没有成功。但两位国王为此竖立的纪念碑都流传至今。

到公元6世纪，佛教和基督教已经传布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佛教自印度大陆传遍整个东南亚，经中亚、中国一直传到太平洋边的日本。基督教向西自巴勒斯坦一直传到西班牙和大西洋边的爱尔兰。而基督教传入亚美尼亚、波斯、西南印度以及佛教涌入左近的阿富汗，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督教西传与佛教东渐中的例外情形。

没有证据表明这两大宗教之间有过具有重大影响的交流接触。它们各自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几乎完全隔绝地自生自熟。地理的和政治的藩篱加在一起，使它们之间的交往变得既困难又危险。所以，它们只是以不同的语言，各自信奉着自己视为当然的世界。虽然基督教有自公元6世纪开始的聂斯托利派向东方传道的努力，天主教和新教也在19世纪向全世界广泛的传布，可除了菲律宾群岛外，基督教并未真正在亚洲扎下根来。同样，虽然19世纪的一些知识精英为佛陀打开了欧美的大门，许多西方城市如今也有了佛教社团，可佛教对西方来说，始终是一种外域的事物。

今日，技术进步为全世界的宗教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相互接触，同时又使它们一齐面对过时落伍的危险。而本书将把基督和佛陀视为源于同一超验神话的两张面孔，加以描述。你们也将是持此视点的头一批人。